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三十六回 說大話滿口吹牛 擺雙台安心落局

且說陸蘭芬向著章秋谷細細的講說，陳海秋初做花筱舫情形：陳海秋生長廣東，平日最是性急，兼之初到上海，不懂堂子裡的規矩，自從辛修甫將筱舫薦與海秋之後，剛叫了三四個局，就想住夜起來。筱舫的娘姨向他說道：「倪長三堂子裡向格先生，比不得么二搭仔野雞，總要碰幾場和，吃幾台酒，到仔是實梗模樣格辰光，再好講到住夜浪去。耐實梗性急，是勿成功格。」陳海秋聽了娘姨的話，當夜就擺了一台花酒，連著碰了一場和，接連又吃了一台酒。陳海秋的心上，以為吃了兩台花酒，筱舫一定留他。誰知花筱舫身價自高，非但沒有留他，並且應酬之間也是隨隨便便的樣兒，並不分巴結。陳海秋見筱舫並沒有留他住夜，心上就著實的不快活起來，說那娘姨有意哄他擺酒，又裝著身分不肯留客。」難道你們做了這個生意，還要裝什麼千金小姐的身分麼？」花筱舫聽了又氣又笑，曉得他是個外行，著實搶白了他兒句。陳海秋雖然聽見，不甚懂得他們的口音，也就罷了。昨夜陳海秋又到筱舫院中請客，筱舫一肚子的高興，那有好氣待他？又值海秋醉後一定要強他吃酒，所以鬧出這一件花城香國的風波，也不能全怪信人的不是。章秋谷聽了方才明白，不住的點頭，果然這件事兒做得過分了些。又見花筱舫淚流羅衣，眉顰翠黛，倒可憐筱舫起來，又勸他道：「這件事兒陳老雖然性急，你也冒失了些。但陳老是個外路客人，不懂堂子裡頭的規矩，你何不將這些情節向我們朋友說明，等我們再去勸他，便沒有今天這一場糟蹋了。如今事情已過，不必再談，你看著我的面情，不消生氣，我去向陳老說明，叫他進來陪你一個不是，只當沒有這件事兒可好？」

花筱舫明曉得今天這場冤屈是章秋谷暗中提調眾人，卻又無可如何，坐起來用手巾拭了淚痕，道：「謝謝耐，對勿住，總是倪自家勿好，得罪仔客人。難下轉請耐二少照應點倪，陳老搭說句好話。」秋谷聽了，暗道：「這兩句雙關話兒，倒也來得利害，竟像曉得是我的主意一般。」心中想著，口內胡亂答應一聲便走了出去，附耳和陳海秋說了幾句。海秋初時不肯，禁不得被秋谷一把衣袖拉住了，直到後房。

花筱舫正和陸蘭芬並肩坐著，不知口中低聲悄語在那裡說的什麼。見章秋谷同了陳海秋進來，筱舫登時扳起面孔，別轉頭去，低頭向壁不發一言。秋谷向陳海秋努一努嘴，海秋會意，搶到筱舫面前，攙著他的手，道：「剛剛二少已經和我說明，這件事情恰是大家不好。我雖然性急了些，你也不消動氣。看著二少的面情，不要放在心上。」筱舫並不開口，奪過手來賭氣避了開去。海秋只得又走過來向他央告道：「我方才也是一時性急，現在有章二少爺從中勸解，是再好沒有的了，你何必定要這樣認真？」筱舫聽了就如沒有聽見的一般，低著頭看自己手中的帕子。秋谷見了，曉得自家在此不便，礙了他們的眼睛，向陸蘭芬把手招招，兩人一齊退出房外，只有陳海秋同花筱舫兩人在內。修甫等見秋谷出來，爭問怎樣，秋谷不語，只指著後房把手搖了二搖。

好一會，方見陳海秋走了出來。秋谷便仍舊同著蘭芬進去，把筱舫拉了出來。

花筱舫見了眾人，不免面上紅了一紅，有些慚愧。蘭芬見他不好意思，便把他拉到靠壁二張椅上坐下，二人嘖嘖唧唧的談心。陳海秋取過一碗茶來，喝了半碗，把餘下的半碗遞在筱舫手中。筱舫正在說話，不及提防，只認是娘姨給他倒茶，順手接了過去。及至回過頭來看，方知就是陳海秋，又見眾人的目光一並注在他一人身上，不禁羞得他滿面通紅，把海秋啐了一口，自己也撐不住笑了。又道：「剛剛搭倪反末也是耐，故歇末也是耐，耐格人……」說到此處，頓了一頓道：「賽過是戲台浪格三花面，一時一樣面孔，才做得出格。啥人來看耐呀！」說著又低頭而笑。

陳海秋見他笑了兩聲，心中方才快活，秋谷也是欣然。

忽聽得貢春樹向秋谷笑道：「你自己常對人說，堂子裡頭玩耍萬萬不可認真，你為什麼今天又認起真來？」秋谷笑道：「你這個人說出來的話兒真是不通情理！」

我說不要認真，是遇事將就，不必挑他們的眼兒。若是信人把我們當作瘟生，任情得罪，自然也要認真起來，難道真是和那一班馬夫、戲子一般，專想他們信人的倒貼麼？」一句話，早又把個花筱舫說得面紅起來。秋谷覺得，連忙用別話混了開去。

筱舫略坐一會，起身去了。陸蘭芬等也陸續要走，秋谷叫住蘭芬又說幾句話，問到那方子衡身上來。蘭芬道：「俚耐日日八九點鐘辰光到倪搭來請客，一連請仔兩日哉，今朝勿得知阿要來？」略談幾句，也就走了。

陸蘭芬回到院中，果然那方子衡已在房中高坐等了多時，見蘭芬回來，大喜道：「今天什麼人叫你的局，去了半天。我等了一點多鐘，為什麼到此刻才來？」

蘭芬微笑道：「倪從前格熟客叫倪去替碰和，坐勒浪厭煩煞。剛剛今朝嚙撥轉局，只好替俚一直格碰下去。倪人末勒浪替俚篤碰和，心浪末勒浪牽記仔耐，曉得耐故歇辰光一定要來快哉。方大人，對勿住耐，等仔倪多化辰光。」說著橫波展笑，眉黛生春，笑迷迷的朝方子衡瞟了一眼。這一個眼風，幾乎把方子衡的三魂七魄都鉤了出來。愛到極處，迷著兩隻眼睛看定了陸蘭芬嘻嘻的傻笑。

蘭芬見了心中暗暗好笑，故意走到方子衡身邊立定，把一隻纖手搭著方子衡的肩膀，低低問道：「耐今朝阿要請客嘍？」方子衡正在色授魂飛之際，見蘭芬走近身旁，更加歡喜，張開兩手想要趁勢把陸蘭芬攬入懷中。早被蘭芬覺著，連忙把他的兩手擋開，低聲笑道：「勿要嘯！撥俚篤看見仔，算啥格樣式介？」方子衡聽了，只得暫時住手，雖然已是動情，卻曉得陸蘭芬是個金剛隊裡的出色人員，平日之間，將就些兒的客人絕不肯假借一些詞色。

方子衡不敢冒昧，恐怕蘭芬要發那紅信人的標勁出來，只好規規矩矩的和他說話。又問他方才叫局究竟是什麼客人，陸蘭芬依實回答，又道：「姓章格客人說搭耐向來認得，耐倒底阿認得俚介？」方子衡聽了，想起章秋谷來，跳起來道：「果然不錯，我認得這個客人！原來他也在這裡，巧極了。」便一疊連聲，叫快拿筆硯來寫請客票頭，一面又叫先擺檯面。方子衡早把請客票頭寫好，就到兆貴里陳文仙家去請秋谷，又請幾個別處的客人。不一會，客人陸續到了。

章秋谷在陳文仙院中尚未回棧，眾人已經散去，接到了方子衡的票頭，本想不去，回過念頭一想，未免有些不好意思，便也隨後到來。到得蘭芬院內，方子衡直接到樓梯邊來，呵呵大笑道：「章秋翁，幸會幸會。怎麼你既到上海，竟不給我一個信兒？今天幸而蘭芬向我說起，方曉得你在此間，為什麼不肯通知朋友？停回卻要罰你一杯。」秋谷無暇回答，只是含笑招呼。跨進房中，和那一班先到的客人彼此通了名姓，也有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，恰好那金漢良也在座中，秋谷略道幾句寒暄。

方子衡最是性急，連聲叫快起手巾，自家提起筆來替眾人寫好局票，交代娘姨，彼此相將入席。金漢良叫的金小寶卻第一個先來，見秋谷也在席中，似有詫怪之狀，叫了一聲，方走至金漢良背，競不招呼，只把頭略略朝金漢良點了一點，便自坐下。

金漢良見他叫的局第一個先來，他本來是個瘟生，只樂得他擺尾搖頭，身子坐在椅上不住的搖晃，閉著眼睛口內咕嚕咕嚕的不知說的什麼。猛然睜開眼睛，向席上眾人說道：「這堂子裡頭的玩耍，雖然不算什麼正經事情，然而也著實的有些講究。不是我兄弟說句誇口的話兒，無論再是有些名氣的信人，但凡兄弟做的地方，比起別人來總要多占一分面子。你們眾位請看，小寶這樣的紅信人，兄弟去叫起局來，總是第一個先到。若不是他把我兄弟當做恩客，那裡肯巴結到這個樣兒？不瞞你眾位老哥說，兄弟在此間堂子裡頭頗有些名氣。」

金漢良正要再說下去，金小寶坐在後面冷笑一聲，止住漢良的話頭道：「金大少，耐倒慢慢叫，閒話說清爽仔。倪哈辰光做耐格恩客，耐倒搭倪說說看？就是叫個把局，倪有轉局末來得晏點，嚙撥轉局末來得早點，阿是倪來得早仔點，就算做仔耐格恩客哉？倪倒從來勿曉得做啥格恩客，那哼末叫恩客，那哼末叫勿恩，耐倒講撥倪聽聽看。倪堂子裡向格客人多多花花，象耐金大少一樣格客人也多煞來浪，倪要碰碰就做恩客，是也好格哉。耐格只嘴說起閒話來，真真嚙撥仔格淘成，阿要瞎三話四！」

金漢良正在高興，被金小寶兜頭攔住，說出一番冰冷的話來，把個金漢良說得又羞又氣，頓口無言。章秋谷見他那一副可笑的神情，早想起前日在四馬路中見他坐在小寶轎內的那種怪相，忍不住別轉了頭不住的暗笑。其時陳文仙出局已來，坐在秋谷背後，見秋谷這般好笑，悄問為甚，秋谷附耳和他說那金漢良的可笑情形，陳文仙也格格的笑個不住，又恐怕金漢良見了疑心，將一方手巾掩在嘴上，極力忍住。

方子衡揀了兩個通關，見客人的局已經到齊，便一個個細細的渾身打量。只見這一個是驚鴻顧影，那一個是飛燕驚風；這個是豔影凌波，那個是纖腰抱月。正是：

絳辱珠袖，花飛一面之春；霧縠冰綃，紅浣桃花之影。

方子衡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，又回頭看看蘭芬，覺得他的姿態清麗絕人，脂粉不施，衣裳雅淡，丰神整潔，眉目清揚，那顧盼之間別有一種動人之態。方子衡看了一回，忽地向蘭芬問道：「你為什麼都是穿的素色衣裳，渾身上下沒有一些紅色，同他們那班時髦倖人的裝束大不相同，可是你平日間不愛濃妝，所以這般裝束麼？」

蘭芬聽說，不覺長歎一聲道：「倪格閒話說起來，三日兩夜也說俚勿盡。」說著，早眼圈兒紅了，桃腮挹露，眉黛含顰，似有許多幽怨說不出來。

方子衡不知什麼緣故，連連問他，蘭芬方才歎口氣道：「倪故歇吃格碗堂子飯真叫無法，說起來也是坍台。」就把他當初嫁了個姓張的客人，因他正妻妒忌，別租了一所小公館和他同住。兩下如何要好，怎樣恩情。不料不到一年，姓張的生起病來，醫治無靈，竟自死了，那時無可奈何。蘭芬說到此間，那聲音早嗚咽起來，用手帕去揩那眼梢，好像要流下淚來的光景。停了一會，又說死了不多幾日，正室天天吵鬧，不容他住在家中，尋事生非，鬧得翻天覆地，存身不住，只得出來重落風塵，再做這行生意。這也叫紅顏薄命，無可如何。一面說，一面蹙額低頭，盈盈欲涕，裝得□分相像。又道：「倪故歇想起來，總是倪自家格命苦，張格勿死末，倪也勿會出來，所以倪格衣裳才是素格，頭浪也勿紮紅頭繩，賽過搭俚穿孝，總算是倪心浪勿忘記俚格意思。」

方子衡聽了蘭芬一番說話，暗想：「堂子裡頭竟有這樣的多情妓女！若把他娶回家去，倒是一個好人，料想不至於鬧什麼笑話。」方子衡心上打了這個主意，便看著蘭芬，竟越看越好起來。陸蘭芬的面貌本自不差，方子衡看了他，竟是個吳王苑裡的西施，漢帝宮中的合德，差不多把今來古往見於傳載的那些傾城傾國的佳人合將攏來，也比不上陸蘭芬的豐格。這真是情人眼裡出西施了。

且說章秋谷聽了陸蘭芬的說話，暗暗的贊他迷人的手段不差，看來這方子衡又免不得要入他的圈套，我們做朋友的人該應要把他提醒，免得他墮落迷途，方是道理。但是這方子衡一錢如命，也不是什麼好人。平日間有些不得意的親友要向他借貸些須，就如割了他身上的肉一般。凡是向他借貸過一次的人，從此他見了你的影兒望風遠避，比那窮人見了債主還要懼怕幾分。果然是「富人怕借，窮人怕債」，說得不差，章秋谷想到此間，那裡還肯去管他的閒事？只預備著看他們的笑話罷了。

正是：

三千選佛，輸他荀令之香；□斛明珠，難買羅敷之嫁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